

ZHOUSI
JIHUA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牟国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上

牟国璋 著

上海大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品山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俞晓夫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牟国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0 字数 805,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书号：10078·3143 定价：(上下两册)2.8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建国初期反特斗争的长篇小说。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美国情报机构制定了一个以“宙斯”命名、针对我国进行特务活动的计划。宙斯是希腊神话中至高的天神，可见这个计划意义之重要、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庞杂、组织之严密。然而，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壮观的计划，却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面前被碰得粉碎。

小说内容丰富，描写生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破晓前的魔影	(18)
第二章 苦难的一家	(85)
第三章 留下了“自由世界的眼睛”	(120)
第四章 在狂欢的日子里	(167)
第五章 首战和分歧	(208)
第六章 血的教训	(286)
第七章 争论——真的一网打尽了吗	(314)
第八章 汤姆生狼狈逃出吴淞口	(351)
第九章 喜看红梅朵朵开	(397)
第十章 就在这里钻探下去	(460)
第十一章 打开了一个密封的美国罐头	(527)
第十二章 这是一条双头蛇	(589)
第十三章 发现“狼迹”	(627)
第十四章 将计就计, 顺线打入	(649)
第十五章 敌巢戳穿纸老虎	(705)
第十六章 胜利归来	(761)
第十七章 “黑桃爱斯”跑不了啦	(810)

第十八章	“老灰狼”现形.....	(862)
第十九章	报务员就在这里.....	(907)
第二十章	双方的决策.....	(954)
第二十一章	紧追狼踪.....	(997)
第二十二章	严阵以待.....	(1073)
第二十三章	一场紧张的歼灭战.....	(1111)
第二十四章	纷纷落网.....	(1158)
第二十五章	“宙斯计划”碎了.....	(1192)
尾声		(1220)
后记		(1235)

引 子

沉沉的长夜，魔鬼踟蹰，终将破晓；茫茫的大海，波涛汹涌，自有它的彼岸。饱受内外强敌的残酷压榨、疯狂掠夺的中华儿女，奋起团结战斗，牺牲流血，前仆后继，英勇壮烈。连绵一个多世纪，历尽万险千难，中国人民终于越过重重阻挡，迎了解放的曙光。

一九四九年四月，举世瞩目的人民解放战争，达到了高潮。

英勇的刘邓、陈粟大军，以凌厉攻势，一举砸碎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获得解放，蒋家王朝宣告覆灭！

几路渡江的大军，在革命群众大力支援下，以风卷残云之势，猛扫残敌，向南、向东疾进。浙江省会杭州解放了，江西省会南昌指日可下，一支强大的劲旅，缩紧着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包围圈，对犹图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残敌展开了猛攻！

这场伟大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一切正义的人们，无不同情、赞扬，纵情欢呼，拍手称快；受压迫的人民深受鼓舞，昂首遥望东方，看到了解放的曙光。国内外的反动派，惊恐万

状，正竭尽一切阴谋，妄图阻挠、破坏。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斗争的发展。各家通讯社、报社和电台，每日每时都以各种文字和语言，传播着中国的消息，尤其对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大城市，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竞相报道和预测着它的命运。

春回大地，硝烟散去，山明水秀，风和日丽。沪宁线上的丹阳城，往日萧疏的街道上，此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队队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唱革命歌曲，向东南进发。一群群翻身的群众，箪食壶浆，慰问人民子弟兵。打着绑腿、穿着布鞋的男女干部，来去奔忙。接管上海的繁重准备工作，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

离城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双城巷，也成了华东、上海机关的所在地。靠近双城巷一个不大的清水池塘旁，有一所葱翠竹林、藤葛遮掩的青砖瓦小院，院内夹竹桃红白相映，石榴花鲜红夺目。大门旁的警卫战士，注视着进出频繁的干部。

五月下旬初的一天，住在这所房子里主管上海侦察工作的公安局纪副局长，分别和接管敌特机关的领导干部谈过话，批准了他们的工作方案，又连续和庞副市长、三野保卫部通了电话。此刻，他坐在一张堆满文件的旧方桌前，拉了一下披在单军装外的棉袄，接上一支烟，使劲吸了一口，偏着头，打开一个卷宗夹子，凝神处理起文件来。他手头上是一叠子情报，有各系特务撤离上海的动向，有他们的潜伏布置。他头部微摆，手中的红色毛笔不停地挥动，在情报上批上处理意见。他正在入神地批阅，忽被送来三野战报的秘书打断了。他接过战报，越看越兴奋，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一层光彩，嘴角、眼梢挂

起了一丝微笑。他看完了，赞不绝口地说着：“好！好！太好啦！”马上把战报递给喜气洋洋的秘书，要她立刻把军事进展标在他对面的地图上。然后，他看了一下表，象自言自语又象是对秘书说：“嗯，怎么范伟还不来？”

“来了，来了。纪局长，我这不是来了吗！”随着话音，一位西装革履、拎着皮包的大胖子，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笑呵呵地站在他的面前。

房间里立刻响起一阵欢声笑语。一胖一瘦，手里都夹着烟，指点着墙上的军事进展图，热烈地谈论着形势。

“是的，是的，范伟同志，你说得很对。革命洪流，势不可挡，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刚才来的消息看，回到阔别十几年的上海，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副局长脸上充满了欢快、振奋的神色。接着感慨地频频摇头，“嗯，没想到啊！革命胜利来得这么快！真是太快了！”

范伟不断地点着他那硕大的头颅，连声说着：“是啊！是啊！纪局长。我才从上海出来两个星期，变化就这么大！”说着一挺大肚子，纵声“哈哈”大笑。

副局长“嘿嘿”笑着，把棉袄一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微眯起眼睛，透过喷出的烟雾，十分友爱地盯着胖子：“嗯，听说你们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搞得很不错。怎么样啊，老范，这两天文件看了不少吧？”说着，踱了两步，向椅子上一伸手：“坐吧，坐吧，老范。坐下来咱们再谈谈。”

范伟等领导坐好，才在方桌对面坐下，挺直腰板，极其恭谨有礼地回答：“谢谢纪局长的鼓励，我们的工作作得还很差劲。文件倒是抓紧看了一些，可是太多了，只能选一些敌情和

有关接管方面的看看，还拜读了您的《侦察工作》。哈哈，它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想，等进了城，忙一阵子之后，再好好学习。”说罢，他又仰身“呵呵”一笑。

“对对，老范。当务之急，是搞好入城接管。咱们长期在农村，对大城市的工作没经验。”说到这里，副局长把手一挥，不以为然地“嘿嘿”一笑，“嘻呀，我的那个小册子算个啥？不值一谈。”

副局长又谦虚了几句，就不时地挥动着香烟，微摆着身躯，口若悬河地谈了起来。他郑重地传达了陈毅同志的指示，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入上海以后，公安机关必须确保党和人民的安全，担负起同形形色色的特务、间谍、流氓地痞作斗争的任务。他扼要地介绍了一些敌情之后，放慢了语气说：“陈毅同志指出，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基地，是蒋介石起家、官僚资产阶级集中、各种间谍特务成堆的地方，敌人的社会基础极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

范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领会。等副局长停顿下来，两个人各点上一支烟，范伟才试探着问到自己的工作。副局长听了呵呵一笑，说：“关于你的工作嘛，老范，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准备让你去对付帝国主义……”

“嗯？搞帝国主义？”范伟感到十分意外，禁不住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副局长吸了一口烟，胸有成竹地说：“怎么，有些意外吧？啊嗯。”但是，他不等对方回答，又说，“是啊，老范。我晓得你

对‘中统’很熟，我本来也想让你去对付他们。可是领导上指示，我们一定要配备专人对付帝国主义，你熟悉洋人的一套，我看，你就发挥这方面的聪明才智吧！啊嗯，嘿嘿。”他看到范伟欣然点头，便说，“我们想让你专门搞一个科，还给你搭配一个副手。”说到副手，他把夹着烟的手一挥，精神更加焕发了，“老范，这个同志可不错啊，是从济南侦察科调来的副科长，也是上海人。嗯，年轻有为，精明强干。我想，你一定会喜欢他的，你好好带带他吧！”

范伟一点头，刚要说话。可是副局长突然想到了什么，马上提高嗓门，向窗外喊了一声：“小李，小李啊！”外边立刻有个尖细的童音应了一声：“有！”很快就跑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鬼，整了整嫌大的军帽，拉扯了一下肥大些的军装，挺了挺胸脯，精神饱满地站在门口，听候差遣。副局长抬起头来，把手一扬，笑吟吟地说：“小李，去请石科长，要他马上到我这里来！”

朝霞璀璨，麦浪起伏，菜花金黄，蜂蝶翩翩。在一条田间小径上，出现了一位器宇轩昂，穿着半新军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干部。后边紧跟着的是小李。这个青年干部英气勃勃，微微翕动着笔直鼻梁两侧的鼻翼，疾步前进。他时而扬起浓密的剑眉，闪动一双朗目，顾盼周围的景色。当他迎着绚丽的阳光，向上海方面遥望的时候，不禁激情满怀地哼起了他最喜爱的《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这个青年干部就是副局长要找的石柱国。他住在离刚才那座村庄西北半里光景的农舍里。早晨起床以后，他把房东老大娘的庭院扫净，把缸里的水挑满，回答了老大娘问的关于上海快要解放的消息，才去吃饭。因为这几天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饭后便背上挎包，到寂静的河边，坐在树桩上，掏出《城市政策汇编》来学习。才看了两篇文件，小李就来叫他。他知道又有新任务了，便急忙收拾好挎包，向副局长那里走去。现在他正走得起劲，听到身后的小李“叭嗒叭嗒”地跑上几步，吃力地喊了声：“石科长。”他心里已明白，小李又要提那个纠缠了好久的老问题来了。于是，微笑着回头问了句：“干什么？”

小李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搭讪道：“石科长，大概上海就要拿下来，你要出发啦……可是……我的请求，领导上考虑过……”

“噢——想当侦察员！”他“呵呵”地笑出声来。对这个又机灵又能吃苦耐劳的李凡，他满心喜爱，便说，“那我问你，为什么要当侦察员的问题，你怎么回答呢？”

“那是为了打击敌人，保卫党和国家的安全呀！”小李不假

思索，理直气壮地回答。

“看样子，这个问题是上哪儿求教过了。那么，你那套‘通讯员没出息’，‘侦察员神气’，又怎么说了呢？”

李凡耷拉着脑袋，不好意思地咕哝了一句：“我错啦，石科长。个人主义呗。”

“噢，倒是有点开窍了。”他搭住小李，亲切地说，“那么，你晓得那种思想的害处吧？”

小李“嗯、啊”了半天，扬起头，摸着后脑勺，恳切地说：“我还说不大清楚。石科长你教教我吧。要是当上……嗯，我保证……”

“好！给你们讲的城市纪律，学得怎么样？”

“没问题！我背给你听。”小李自豪地喊着，就要背诵条文。可是给石柱国抬手拦住了。

“记条文当然也重要。不过当侦察员，满脑子想出风头，就是能把条文倒背过来，也会违反纪律。”他庄重地说，“现在我告诉你，你的要求领导批准了……”

“批准啦！石科长。哎呀，已经批准啦！”小李不等他说完，就跑到前面，一跳老高，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大喊大叫。又拉住石柱国不停地说着：“太好啦！太好啦！”

石柱国深情地望着欣喜若狂的小李，语重心长地说：“不过，小李啊，当侦察员可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嗯嗯。”小李恢复了严肃的神态，“石科长，你再给我讲讲，我一定好好记住。”

他们走近一条小河，沿着河边走着。清澈的河水，光可鉴人，映着朝晖，泛起一片金红的光彩。两岸麦浪、树木的倒影，

在微波中荡漾。纤弱的柳丝，随风摇曳在水面上，激起一串串涟漪。石柱国把小李的肩膀搂得更紧了一点，语重心长地讲起道理来。他讲了当一个侦察员责任重大，得老实地埋头苦干，作许多艰险的工作，又讲了侦察工作是决定别人命运的大事，既要提高警惕，狠狠地打击敌人，又要严肃谨慎地保护好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执行党的政策……说着说着，听到雄鸡啼叫，抬头一望，池塘旁副局长的住所就在眼前，便使劲一挥说：“小李啊，到了上海，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很多，咱们是解放区的老同志，一定要处处起模范作用！”

小李严肃地点头“嗯”了一声，接着就“呵呵”地憨笑起来。他边笑边说：“那我就成了‘老李’啦！”

这个笑声也感染了石柱国，两个人爆发了一阵哈哈大笑。笑声惊动了池塘里畅游的鸭群，它们“咯嘎”乱叫，摇摇摆摆地向塘心游去，池水荡起条条碧波。他们瞩目望去，一对小燕子，正掠过水面，轻巧地点了一下水，自由自在地飞翔而去。放鸭子的小朋友，唱着刚学会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田间劳动的人们正直起身子，亲切地望着他们。

目睹这片感人的情景，石柱国拍拍李凡的肩膀说：“看到了吧，咱们高兴，群众也高兴，上海一解放，那里的人也该多高兴啊！不过，现在人民的江山是要打下来了，可守住它，也很困难。在我们高兴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记列宁说的话。”

“怎么说的呀？石科长。”

“他说，剥削者‘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哼！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吧！”小李咬着牙，横眉怒目地挥

舞着拳头。

石柱国刚刚走近副局长门口，就听到里边“嘿嘿”的笑声，这是他所熟悉的纪副局长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一个陌生人正用宏亮的声音说：“……纪局长，这地方很快就不住了，等到了上海，我马上给您找一所非常幽静的花园洋房，挑选一部最好的保险汽车……”

石柱国一走进房门，立刻打断了屋里人的愉快谈话。副局长还是那副随随便便的老样子，拉了一下披着的棉袄，向椅子上仰身一靠，快活地向范伟笑着说：“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石柱国同志。”然后，扭过头来，“老石啊，这是范伟同志，刚从上海来……”

范伟急忙站起来，紧紧地握着石柱国的手连连说：“范伟，范伟。今后还请石科长多多帮助……”

石柱国一边和范伟招呼，一边打量着这个三十左右年纪的大胖子，看到他穿着一套淡咖啡色笔挺的凡立丁西装，雪白衬衣的硬领上打着蓝底白花的领带，脚上的一双皮鞋，乌光闪亮。油光光的西发，覆盖着一颗硕大的头颅。宽大多肉、白晰晰的脸上，鼻子显得小了点，上边架着一副角边眼镜，大嘴又向下耷拉着。他一边向石柱国让坐，一边打开方桌上那个带打火机的烟盒，递过一支白锡包香烟来，“咔嚓”一声揿着了火，给石柱国点上，然后十分神气地挺了挺大肚子。

石柱国心中暗暗赞叹：“嗯，就凭他的这副相貌和装束，敌人真难怀疑他是个共产党！”

副局长让他们坐下来后，又说下去了：“啊——老石啊。老

范在大城市搞侦察工作，可是个行家呀，大学生，受过侦探学方面的科班训练，英文很好，还会开汽车。他是……嗯，老范，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他调过头去问范伟。

“噢，噢，三八年。”范伟颇有点自豪地说。

“对，对，也是‘三八式’嘛，嗯。”副局长嘿嘿笑着，吸了口烟，“嗯，他长期搞地下工作，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由他负责对帝国主义方面的侦察工作。你们两个在一起，要好好的合作。”说到这里，他吸着香烟，笑咪咪地看着石柱国。一缕烟雾在他脸上升腾。

石柱国听了副局长这番介绍，对范伟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感。他想，上海这么复杂的地方，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斗争，自己没有经验。现在和这样一位熟悉情况、又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在一起，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想到这里，他那俊秀的脸庞上油然泛起了一片真诚的喜悦，不断地颌首，并用敬佩的眼光瞅着这个胖子。等到副局长的话一停，他马上表示：“那太好了，有这样一位有经验的领导，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向范科长学习，在范科长的领导下，努力把工作作好。”

范伟听了副局长的一席话，又看到这位精明而又单纯的小伙子，是这么诚恳谦虚，十分满意。他站起来又和石柱国握手，说道：“哪里，哪里！纪局长和石科长都太过誉啦。其实，我是个大炮，是个草包。要说真正的行家嘛，还得推咱们的纪局长。”说着，他把大拇指一翘，“咱们纪局长在十四、五年以前，就在上海工作过。在解放区，对于咱们的侦察保卫工作，有很大的建树。纪局长有理论，有实践。有这样的领导，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说罢，他放声哈哈大笑，又掏出一块

雪白的手帕，忙去揩拭眼镜。

“嘿嘿嘿。”副局长春风满面地笑着站起来，一边踱着步，一边摇摇手说，“哎呀，老范，你别替我吹嘘啦。要说好领导嘛，还得说是咱们的庞副市长。他长期搞咱们这一行，现在是市委书记之一，分管咱们的工作。不过，进城以后，也够他忙的，肩膀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副局长接着把脸转向石柱国，把他和范伟谈的任务，又扼要地向石柱国谈了一遍。然后，昂起头来向石柱国和范伟说：“你们这项工作，庞副市长还特别关照过我。他说，涉及到外国人的问题，国际影响很大，要特别谨慎小心。这一点，务请你们十分注意！”

这时，石柱国已掏出笔记本，“沙沙沙”地作着记录。范伟听后恭谨地欠着身子，连连答道：“是的，是的，我们一定注意。这些指示非常重要。”

副局长满意地点点头，怀着对工作的担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说：“是啊，咱们对付国民党特务嘛，情况还比较熟悉，也有些工作基础。你们这个工作，咱们还没有经验，现在，掌握的情况也很少。你们一进城，要马上把班子搭起来，努力搞出成绩，搞出点经验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嗯。”

副局长说着，并不等他们回答，便打开方桌上的一个文件夹子，拿出一张材料来，抖动了一下：“请你们看看吧，这是情报部门提供的。嗯，咱们了解帝国主义特务方面的情况，可真是少得可怜！”

范伟和石柱国立刻把情报接过来，认真地看了起来。上面寥寥数行，写着这样一段文字：